

少年英雄 Juvenile Hero 冒险小说系列

麦克米伦儿童图书公司惟一合法授权
全球中文简体版版权所有

明日战争

复仇的 怒火

BURNING FOR REVENGE

[英] 约翰·马斯登

约翰·马斯登作品

全球销量突破

250万册

本书获澳大利亚图书
年度销售冠军



知识出版社

Juvenile Hero 少年英雄 冒险小说系列 之五



明日战争

复仇的怒火

BURNING
FOR
REVENGE

[英] 约翰·马斯登 著

黄方 周维 范立瑛 译

知识出版社

总编辑:徐惟诚 社长:田胜立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:图字 01—2004—J375

BURNING FOR REVENGE

First published in 1997 by Pan Macmillan Australia Pty Ltd

John Marsden 199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复仇的怒火/(英)约翰·马斯登著;黄方,周维,范立瑛
译. —北京:知识出版社,2005. 6

(明日战争)

ISBN 7—5015—4342—9

I. 复... II. ①马... ②黄... ③周... ④范...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8319 号

责任编辑:李 丽 李辛海

封面制作:大 象

明日战争(复仇的怒火)

知识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:100037 电话:010—68345010)

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42 印张 650 千字

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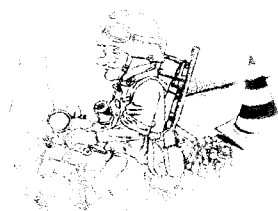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—6000 册

ISBN 7—5015—4342—9/E·35

定价:84.00 元(全六册)

有出生的时间，有死亡的时间，那么也会有为生活而战斗的时间。

约翰·马斯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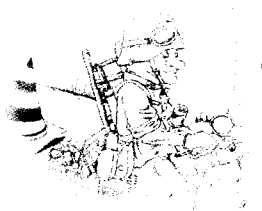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7
第三章	13
第四章	24
第五章	33
第六章	42
第七章	50
第八章	57
第九章	70
第十章	81
第十一章	91
第十二章	103
第十三章	110
第十四章	122
第十五章	133

目
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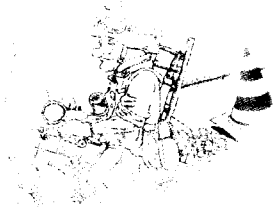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
录



第十六章	139
第十七章	150
第十八章	155
第十九章	159
第二十章	174
尾声	183



第一章

夏天的暴风雨是最猛烈的，也许那是因为它们如此的出人意料。它们能把一个地方弄得凌乱不堪，就好像天空把所有的暴风雨都贮存起来，然后用一个巨大的爆炸再把它们释放出来一样，连空气都在震动着。那雷声也是如此近、如此大，让人感觉它就在你的周围，有时还会伴随着冰雹。

在这个地方，我已学会像在教堂公布结婚人姓名一样庄重地宣布：夏日暴风雨的力量是巨大的。《圣经》说地狱是热和火所在的地方。这里就是官方称为地狱山的地方——那是它在地图上的名字。当一场暴风雨降临时，这里就成了一个寒冷的地方。

当然了，如果生活一直按照本来的样子进行的话，我也不会坐在这地狱山的帐篷里，看着雨水对帐篷门帘大动肝火，倾听着支流奔腾起伏的尖锐声音，尽力记录下我们的生活。

我本应该坐在新西兰温暖的小屋里，吃着比萨饼，第四次读着《傲慢与偏见》的。

要是我们国家没有被人入侵那该多美好啊。





要是能继续过着我们以前的生活，只在电视上看着别人的战争，那该多好啊。

要是我们做了更好的准备那该多好啊。

要是我们没有同意回来继续战斗，去帮助袭击空军基地失败了的新西兰士兵，那该多好啊。

嗯，关于回来这件事，我们并没有更多的选择——芬雷上校给我们施加了很多压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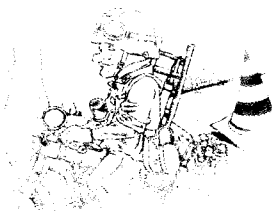
而且，我们也给自己施加了压力。

我推想，如果我们没有回来的话，会有犯罪感的。另外，我们还对再次与父母相见抱有很高的期望呢。如果我们都能像菲依一样幸运就好了，至少她看到了她父母达半个小时之久。

我仍然对芬雷上校感到很恼怒，因为他曾经向我们许诺的要来接我们的直升机到现在也没来；还有那新西兰部队失踪之后，他或多或少遗弃我们的方式；以及当我们呼叫他，请求他派直升机来时，他们却突然变得太忙而不理睬我们的态度。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对于一支极优秀的新西兰部队来说，是没问题的；而对于我们，那就是一个主要的大问题。

不对他怀恨都有点困难啊，我感到芬雷上校已经遗弃了我们。我们不停地谈论这事，直到自己都厌倦于把它作为谈话的主题，并且一致同意不再谈论它。那是惟一能停止让它摧毁我





们精神的办法。

在结束一周左右的愠怒之后，我们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。李是最不安分的一个，自从发现他父母已经死了之后，他就一直有要行动的欲望。当我说行动时，并不一定是指复仇，尽管他对复仇肯定是充满热情的。但如果有另外一些事情要去考虑、去做的话，他会从复仇的思想里分散出一些注意力的。

然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。我们在地狱山已建造了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——主要是鸡棚。我们不能够再建别的任何东西





了，因为那太危险了。李似乎对阅读我们带来的书并不感兴趣，他的思想也没有跟所珍爱的音乐在一起，对谈话也没什么心情。他每天所做的事情只是独自思考，他每天会独自坐上几个小时，他不愿告诉我在想些什么。

霍默尔和凯文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有天下午他们花了4个小时拿着鹅卵石向树干投掷，他们坐在小溪的堤岸边向树扔石头，直到把石头用光，然后走过去拣回鹅卵石又重新开始扔。到下午结束时，霍默尔击中树6次，而凯文只击中了3次。这成绩够不错的了，那距离可有50米远呢。他们看起来是如此无聊，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。我几乎要建议去再次攻击敌人了，只是为了把他们都激活起来。

几乎是在我想着这事的同一时刻——嗯，不到半个小时后，李突然转向我说：“我想离开这儿，到沃威或别的地方去，也许会去科布勒海湾，甚至去斯涿顿。我不想再在这无所事事地坐着等待，度过战争余下的日子。我要做力所能及的破坏敌人的事。”

我们俩坐在大路尽头平坦的沙坪上，旁边有一条小路斜着上升到乌蒙贝格卢。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有说话。也许死亡马上就要降临到我们身上，因为我是不会让李独自一人从这儿出去的。





当我们跟其他人说时，发现事情比预料的要复杂得多。霍默尔和菲依的反应跟我预料的一样——跟我的反应相同。但是凯文……嗯，我还没想到我们中会有人像他那样，对出去攻击敌人不感兴趣。

当我们正在壁炉前吃午餐时，李开始做他的重要宣告，没等他说完第一个句子霍默尔就突然喊道：“我们最好去干点儿事情了。无所事事待在这儿是毫无益处的。即使去干些小事情，也比现在这样好得多。”

“危险是一种麻醉药，”我想：“而你已被钩住，上瘾了。霍默尔。”

“我并不介意干些小事情，”菲依说：“我只是希望你们这帮家伙能在一些小事情上住手。你们看起来不会满足于那些小事，你们总是想去弄点大爆炸。”

凯文有一分钟之久什么也没有说，然后，带着颤抖的声音说道：“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干更多的事了。芬雷把我们遗弃在这儿的姿态使人极不愉快，为什么我们要替他办事呢？他已把我们出卖到了绝境。”

“凯文，这跟芬雷上校的事无关。我们说过上千次了，他是不会派直升机来的，这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了。主要的是我们正处于能干些事情来帮助别人的位置上，我认为我们已没有





太多选择了。”

然后我又说了些愚蠢的话，一些不可饶恕的话。“我知道，我们全都被吓怕了，凯文，但我们不得不出去做点儿事啊。”

凯文的脸红了。即使是坐在我旁边的菲依，也稍稍远离了我一点。

“至少我看到士兵时没有尖叫。”凯文说道。

他站起来走开了。我带着羞愧和恼怒坐在那儿。我知道他为什么那样说，但我不知道是否会原谅他。

霍默尔说：“艾莉，那样说是很愚蠢的。”

“哦，让她顺其自然吧。”菲依说。

李没有说任何话，这使我太伤心了。我本以为他会为我辩护的，尤其是面对他不很喜欢的凯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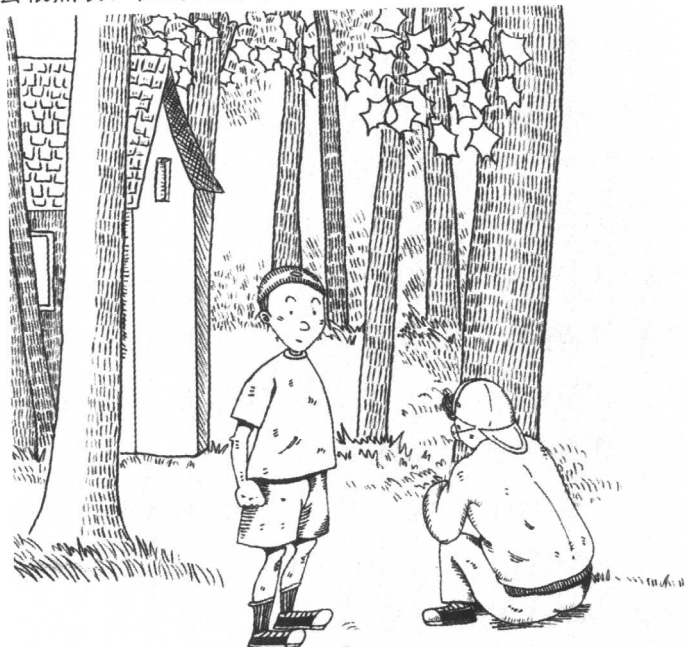
雷声轰隆隆地响着，雨也从没有下得这么大过，在我的一生中从未感觉到比这更孤独。





第二章

我们全都被凯文与我之间的紧张气氛搞得很无助。我以为这紧张气氛会在一两个小时内就被淡忘，就像我们大多数时候的争论一样，但是凯文不想跟我说话。虽然其他人对从地狱山出去很热衷，但当我俩的冷战仍在继续时，他们似乎也不能开



始行动。我试着向凯文道歉，可他根本不愿听，这使我没兴趣再同他说话了。

第三天李竟然把这问题给解决了。他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突然挑衅地说：“看，那天当我说要走的时候就该真走的，我现在就要走了。”

“我也要走。”霍默尔立即说。

“我也一样。”菲依说。

“如果你们要我的话，我也要走了。”我说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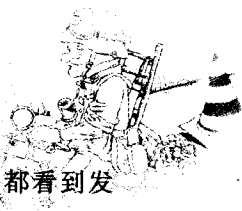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当然想要你一块走了。”李看起来有点恼怒。

没有人看凯文，他正在尽力清洗一个上面粘了些烧糊的米饭的长柄平锅。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来对付那些烧焦的米饭，看起来那些方法都不是很起作用。他的脸发红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说一句话。最后我们都放弃了听他说话的想法，假定他根本不想说话。我们不再管他，开始谈论需要带些什么东西出发。突然，凯文打断了我们说：“你们至少可以把我也包括在这些东西之内啊。”他嘟囔着。

我们互相看着彼此。这一次我不打算去当那个想说点儿什么的人了，看起来也没有人想轻易地开口。最后，和事佬菲依说：“嗯，我们又不确定你是否想去。”

“我当然要去了，”凯文急促地说：“什么，你们以为我打





算单独一个人留在这儿吗？我才不会那么蠢呢。你们都看到发生在克里斯·朗身上的事情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计划，凯文偶尔也会做些评论，但通常都是些否定的评论。

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往哈罗威方向去寻找我的母亲。其他人对我的想法倒没有特别的反对理由。我们认为霍默尔的父母在斯涿顿附近的某个地方，而我们不想去那个方向。因为那儿的乡村建满了楼房，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太危险了。我们也没有太多关于凯文的家人在哪儿的线索。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就是他的母亲在展览场，我的父亲也在那儿。不管怎样，我们暂时对沃威或科布勒海湾都不太感兴趣，我们把这些地方搞得有点儿紧张。如果踏上去哈罗威的路——经过沃威——哈罗威路而不是穿过群山抄近路——我们就会有是去古那垛还是去哈罗威的选择。古那垛在主要的南北方向的铁路上，也许我们能在那儿搞些破坏，而且它们都是大城镇。

菲依想要呼叫芬雷上校，告诉他我们就要离开地狱山。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去反对她这么做。除了凯文外，没有人反对任何事，凯文倒是反对一切事的。

我们一起离开了地狱山，离开时也没有制定真正的计划。如果我能找到妈妈会很高兴，除此之外我也没什么想法了。



我们继续往上爬。暴风雨已经来过这儿了，倒在地上的树把小路分成了三个隔开的地段。我跟自己玩了个小小的游戏，用三棵树来分别代表罗彬、卡莉和克里斯·朗，如果发现更多倒在地上的树的话，那就意味着我们中还会有人要死掉。

嗯，在出地狱山的小路上我们倒没有再碰到更多的死树。但是在去蒙贝格卢的路上，我们又碰到了两棵死树。当我爬过那断裂的大树枝时，禁不住在想它们意味着什么。

在乌蒙贝格卢的顶端，一股强劲而新鲜的风正在吹着，赶走了乌云，呈现出一片晴朗的天空，这儿的气温虽有点儿凉但还不至于寒冷。近来下了许多场雨，雨水让这儿的空气变得干净、清新，它们把灰尘冲走，也让星星们闪闪发光。

我们的无线电接收器在开始通话时接收得很清楚，听起来芬雷上校更放松了，我猜一定是战争有所好转了吧。”

当然我们不得不在通话时十分小心。在新西兰时，芬雷上校曾告诉我们，无论什么时候用无线电都要假定敌人正在收听，他告诉我们要“简短和慎重”，科尔和厄尔苏拉也说过同样的话。

这次是霍默尔与芬雷上校进行的对话。霍默尔只是说我们打算进入到敌人占领的区域去，但不是为了寻找那“失踪的12人”——这是我们给那些失踪的新西兰士兵取的绰号。我



他们没有希望过会再次看到他们，除非是碰运气。如果他们仍然活着的话，也许会在斯涿顿，但不会在沃威或哈罗威附近。我们希望他们最好都变成囚犯，当然得在最安全的监狱里，而不是在沃威的展览场里。

离这儿最近最安全的监狱在斯涿顿，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。在一次新西兰的空袭中就是我们也参与的那场空袭中，斯涿顿监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

我们告诉上校正在去与斯涿顿不同方向的地方，去干些能干的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破坏。他用那一贯的干枯的、刻板的口气说道：“你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会得到赏识的。我能为你们做点儿什么吗？”

霍默尔紧紧抓住这个机会，说道：“把我们从这儿带出去就可以了。”

当芬雷上校回答时，听起来的确有点内疚。“不要想歪了，我们并没有遗弃你们，会把你们救出来的。但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去接你们。你们千万不要对我们放弃。”

当听到那些话时，我们全都振奋了许多。但过了一会儿，这接收器就变疯了，里面全是静电干扰声、汽笛声和链锯的噪声。霍默尔企图呼叫上校，但我制止了他。信号的突然消失以及这些怪异的噪声使我很害怕：也许敌人正在监视着我们呢。

